

宁财神·作品

祝福你，阿贵

PRAY FOR U, GUI



万卷出版公司

宁财神·作品



© 宁财神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祝福你, 阿贵/宁财神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8
ISBN 978-7-80759-272-3

I.祝… II.宁…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94281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234mm

字 数: 140千

印 张: 14

出版时间: 2008年8月

印刷时间: 2008年8月

责任编辑: 胡 利

特约编辑: 雷 同

装帧设计: 余一梅

ISBN 978-7-80759-272-3

定 价: 26.9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第一篇 燕青

001

南山酒店又绝不是一家普通酒店，它是水泊梁山的入口。任

何人想上山落草，必须先经过南山酒店这一关。要是这个酒

店的考核通不过，就算你是天王老子，也休想上山。

想上梁山，先进南山。

朱贵也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掌柜。

朱贵，地囚星旱地忽律，水泊梁山排名九十二。

第二篇 林冲

037

船夫冷冷一笑：“怎么？您打算杀我啊？”

“少废话，报上名来！”

“好吧，小人姓林，双木林！”

“林什么？”

船夫一字一顿地说：“林……冲！”

林冲，天雄星林冲，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梁山司职马军五

虎将第二，水泊梁山排名第六！

胡三宝一惊，手中的刀掉当地一声掉到了地上。他突然知道

这竹竿在船夫手里像什么了，像一杆丈八蛇矛！

第三篇 孙二娘

071

雷子慢慢地把手停了下来：“你的手，也发霉了。”

孙二娘无言地看着他。

雷子闷闷地看着孙二娘：“两百七十支飞梭，一百二十五支铁蒺藜，十七支陀螺镖，通通打空，二娘你没事吧？”

第四篇 时迁

107

这个炮弹也不是普通的炮弹，而是改装过的霹雳雷火子母弹。这种炮弹据说非常轻，但射程极远，有传言说甚至可以从枕溪湖的东岸，一直打到山上。炮弹落地之时，里面漏出来的火油会剧烈燃烧、爆炸。要是用水浇，火势只会越浇越大，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扑灭。现在又正是草木干枯的季节，一旦引起大面积的山火，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五篇 戴宗

143

杜兴摇摇头：“戴院长武功倒是一般，法术超强，日行千里……”

“不可能！”这次轮到梁晶晶摇头了。

雷子附和道：“真的，我可亲眼见过，从十字坡到青州，八百里地，一来一回，还不到两天功夫，回来之后，脸不红心不跳，气都不带喘的。”

第六篇 宋江

181

奔跑间，云层里又是一道闪电亮过。

胡三宝突然停住脚，抽搐着倒在水中，身上青烟阵阵。

宋江在暴雨中仰天长笑。

什么是天意？

这就是天意。

第一篇 燕青



01

今夜的月光很好，云层也很薄。

所以，小院被照得很亮，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捕快模样的人被五花大绑捆在地上。

捕快叫小二。

与其他小捕快没什么两样，他有一份薪水虽然不多，但也足够养家糊口的职业。家里也有一个老婆，虽然不算美若天仙，但对他来说却也称得上贤良淑德。毕竟他只不过是个小小捕快不是？他的梦想是抓上几个盗贼，领上几份赏银，交给自己的老婆，再喝上几口小酒，没有比这更美的事了。

不过此刻，他却半点也不美。

满脸横肉的邱楚河正拿着匕首冲他走去：“我当了那么多年河盗，杀人无数，可杀官差，我还是第一次！”

小二想叫，但他叫不出声，因为他的嘴里塞了块破布。

小二用求救的目光看着另一个人，这个人身材颀长，穿一件蓝布长衫，温文尔雅，很悠闲地靠在门边。这个人淡淡地看着这一切，只是用鼻子在空中嗅着什么。

匕首越来越近，小二的目光变得更凄惋，邱楚河的表情变得更狰狞。

这个人却依然是一副淡淡的表情，像是在看杀鸡：“嘿嘿……官差也是人，一样有鼻子有眼有心肝，痛快点，一刀，让他少吃点苦！”

听到这话，邱楚河一刀扎进了小二的胸膛。

这个人笑笑，转身拎了坛酒和两只酒杯出来。邱楚河满意地看着不再动弹的小二，一把夺过这个人手中的酒坛，仰头就往口中灌去：“娘儿们才用杯子喝酒。”

“该你了。”邱楚河把酒坛递了回去。

“抱歉，我从不跟探子喝酒。”这个人并不接。

“探子……你说谁是探子？”

“你刚才那刀，扎的是他第六和第七根肋骨的缝隙，而不是心脏，之后，你没拔刀，是怕失血太多，不好救吧？你那把刀上，有鹤草和灶心土的味道，那都是止血药！往刀上抹毒药的很多，抹止血药的，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

邱楚河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人。

这个人又淡淡地说道：“你号称当了多年河盗，那你的水性应该很好吧？”

为了证明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河盗，邱楚河开始闭上眼睛双手平伸在原地转圈。因为这个人说常年跑船的人平衡感异于常人，能闭上眼睛转上十圈不倒。

十圈过后，邱楚河勉强站稳了，他很得意地看着这个人。

这个人看着他：“走两步试试？”

邱楚河往前迈了迈，却只觉一阵晕眩，人一晃，险些摔倒。

这个人轻轻一笑：“这叫蒙汗药，叫你这么转圈，是为了让药力发挥得更快。”

邱楚河愤怒地向这个人冲过去，只可惜这个人伸出食指在他的脑门上轻轻一点，他就栽倒在地。

邱楚河栽了，这很正常，不管什么人栽到这个人手里，也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因为这个人并不是别人，而是朱贵，南山酒店大掌柜朱贵。

小二还想继续躺在地上装死，可他实在有点装不下去了。南山酒店的人

都围在了他的身边，七嘴八舌地探讨他这具尸体该怎么处理。他听到有人开始提议把他装到麻袋里，放上蝎子，毒蛇，还有老鼠，拉出去埋了。

于是小二睁开了眼睛，证明自己不是尸体，不用掩埋。他却只见到朱贵笑嘻嘻地蹲在他面前：“哟？这位官爷，您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啦？”

一个独眼人气势汹汹地说：“当家的，甭跟他废话，交给我，剁巴剁巴，做成人肉包子，明儿一早端出去卖了……”

小二再次闭上了眼睛，不过，这次是吓晕了过去。

朱贵站起身来，淡淡地说道：“人人都说要上梁山，是个人我就往山上送，白吃白喝白拿钱，那梁山不就成了朝廷的后勤部啦？”

02

今天的这个夜晚特别长，长得没边没沿。

顾都头老了，老得背都佝偻了，走路都要拄根拐杖。顾都头也马上就要退休了，可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他还是不能休息。

漆黑的铁门被唧唧嘎嘎打开，顾都头缓慢地向大牢深处走去。顾都头所到之处，官差们都恭恭敬敬地垂手站着。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都头，总是会赢得所有官差的尊重。

顾都头直走到最后一间牢房，才停下脚，往牢房里走去。这间牢房上上下下全部都是青石砖，严丝合缝，年深月久，长满青苔。只有最重要的犯人才会关进这间牢房。

此刻也不例外，衣衫褴褛满脸胡子拉渣的任天野被几道粗大的铁链紧紧地钉死在墙上，手上、脚上，全是，一动也不能动。

手脚不能动，任天野的耳朵却能动。

顾都头刚在栅栏前站住，任天野的耳朵就动了动：“顾都头？”

顾都头慢慢坐在一个官差拿进来的板凳上，赞道：“任天野，你的耳力还是那么好。”

任天野抬起头，不屑地说：“刚才你一进门，我就听出来啦，你居然还没老死呐？”

顾都头挥挥手，官差消失在门外。

“在这儿住得还习惯吗？”顾都头不紧不慢地问道。

任天野放肆地大笑起来：“当然！我这儿吃得饱、睡得香，又不用担心有人寻仇，你说，天底下哪儿还有这么适合我的地方？”

顾都头继续不紧不慢地说：“你难道不想给你弟报仇吗？”

任天野的笑声戛然而止。

任原，任天野的弟弟，相扑高手，自称擎天柱，夸口“相扑世间无敌手，争交天下我为魁”。他在泰安州东岳庙摆了整整两年擂台从没遇过对

手，却在两年前被燕青一把掼下擂台，摔死在台下。

顾都头继续啰啰唆唆说道：“自从任原被燕青摔死之后，你四处寻仇、滥杀无辜，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任天野狂怒地大吼起来，铁链被挣得哗哗作响：“我不后悔，只要能见到燕青，把我碎尸万段都成！”

顾都头死死地盯着任天野：“我可以帮你，但你得先帮帮我！”

任天野突然发现，顾都头一点都不老，一双眼睛锐利得像鹰。

03

南山酒店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酒店。

坐落在李家道口，枕溪湖畔。

与所有的酒店没什么二般模样，南山酒店也有一扇双手一推就开的木门，门前有两个大铁环。走进大门是一个大堂，大堂里有个掌柜的。大堂再往里是一间厨房，厨房有一个厨子，一个独眼的厨子。酒店分为楼上楼下两层，与众多酒店一样，楼下是大堂，楼上是客房。

南山酒店还有个后院，与所有的酒店后院一样不大也不小，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后院紧挨着一堵墙，翻过墙去是另一个小院。这个小院也很普通，唯一小小特别的地方就是还连着个小码头。小码头边上长年停靠着一艘普普

通通的乌蓬船，把船往江面摇去，就是枕溪湖。

大掌柜叫朱贵，看上去很普通，一天到晚一件蓝色的长衫，整齐、干净。人长得很高、很挺拔，鼻梁也很直，手指细长，但一眼就能看出此人半点武功也没有。他平常喜欢微笑，但笑得很淡、很从容，一点架子也没有。

南山酒店又绝不是一家普通酒店，它是水泊梁山的入口。任何人想上山落草，必须先经过南山酒店这一关。要是这个酒店的考核通不过，就算你是天王老子，也休想上山。

想上梁山，先进南山。

朱贵也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掌柜。

朱贵，地囚星旱地忽律，水泊梁山排名九十二。

南山酒店里共有五个人，三男二女：朱贵、杜兴、雷子、上官秋叶与梁晶晶。

雷子，男，南山酒店的大厨，独眼。

雷子其实本来就是厨子，不过不在南山酒店，而在十字坡，是母夜叉孙二娘的得力干将，一起干着卖人肉包子的买卖。孙二娘上梁山之后，他却没有上去，嫌梁山闷、不自由，于是朱贵就把他收编了。据说此人心狠手毒，杀人无数，下毒和暗器，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杜兴，男，江湖人称地全星鬼脸儿。

杜兴，水泊梁山排名第八十九，比朱贵还要靠前三个名次，却是南山酒店二当家，对这一点，他很不满。杜兴以前是个走江湖的卖艺把式，吹拉弹唱魔术口技，无所不精。据说此人嗜酒如命，经常因为喝酒耽误事情，还被朱贵训过几次，所以心里一直不太痛快，还有人说两人翻脸是迟早的事。

梁晶晶，女，以前是卢俊义的丫鬟，自幼习武天资聪慧，掌力、轻功都是江湖上绝顶的高手，可惜练功过度，走火入魔，心智只有七八岁，脑子经常间歇性失忆，没人照看，基本就是个废人。

任天野头戴一顶斗笠，整个脸都被遮得死死的。他站在离南山酒店不远处的拐角，无声地听着顾都头向他介绍的这一切。此时南山酒店门前人来人往，打尖的，住店的，做小买卖生意的，好不热闹。朱贵在门前不时迎来送往，满脸堆笑。

“武功怎么样？”任天野用下巴指了指朱贵。

“他不会武功。”

任天野奇怪地看着顾都头：“不会武功，就敢开黑店？”

顾都头苍老的脸上突然现出一丝奇怪的笑容：“你知道忽律是什么东西？是鳄鱼，被他咬一口，那滋味比死了还难受。”

说话间，一个有双乌黑眼睛的姑娘走了出来，很漂亮，很温柔。

“那位姑娘，叫上官秋叶，是朱贵的小姨子，朱贵的老婆难产死了，她就一直跟在身边，她的医术受过高人真传，针灸的功夫尤其了得，经常替本地人免费看病，据我观察，她跟朱贵似乎有点暧昧……”

显然，顾都头的观察是正确的，朱贵从怀中掏出了一根簪子递给秋叶，秋叶甜甜一笑，把簪子插到了头上。

“只要把雷子和梁晶晶干掉，他们就丧失战斗力啦！”任天野很兴奋，事情比想象的要容易。

顾都头摇了摇头：“哪有那么简单？朱贵实在太狡诈，这些年，为了把他们绳之以法，我已经动用了十几拨弟兄，可惜，每一个都是有去无回，我眼看就要退休了，在我告老还乡之前，必须找到足够的犯罪证据，将其一网打尽。”

“我可以帮你，但必须先见到燕青。”

“把他们一抓，再写一封密信上山，燕青还不是随叫随到？”

跟老都头讨价还价，绝占不到什么便宜。任天野死了先见燕青的心，他想了想，眼光落到了顾都头腰间的佩刀上，又朝顾都头的脚打量一番。

片刻之后，任天野大阔步向南山酒店的客房走去，他很满意地看着秋叶姑娘眼里闪过一丝隐忧。他当然知道这个姑娘在担心什么，因为他脚上穿的是顾都头的官靴，腰间系的也是顾都头的佩刀。

他要的，正是这份担心。

进了客房，秋叶刚递上一杯茶，就被任天野一把抓住手腕。

秋叶正色道：“客官，我们这儿是酒店，不是妓院。”

“不是么？”

秋叶拼命地想把手挣开：“不是！客官打算住多久？”

任天野道：“也许一天，也许，一辈子。”

“这话我咋听不明白啊？”

“听不明白，就叫掌柜的来，我有话问他！”任天野放开了秋叶的手。

04

南山酒店最大的禁地不是前门，不是后院，而是厨房，专属于雷子的厨房。未经许可，闲人免入。

杜兴却偏不信这个邪，他蹑手蹑脚地从背对厨房门的雷子身后摸了进去。四下打量一番之后，他拉开一个柜子操起条鸡腿就啃了起来。

可惜，不信也不行。杜兴嘴里的鸡腿还没来得及咽下去，一大把铁蒺藜就从门外破空而入，把他与手上的鸡腿一起围死在柜门上。

雷子慢慢走了进来，冷冷地拿独眼看着他：“我早就跟你说过，未经许可，任何人不能进厨房。”

杜兴费力咽下嘴里的鸡腿，正准备说话，却听到门外一声朗笑：“进了